

# 祸起宫墙



[苏]米·索科洛夫 著

# 祸起宫墙

下 册

〔苏〕米·索科洛夫 著

郭一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Михаил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околов

**ГРОЗНОЕ ЛЕТО**

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李沁兰

封面设计：施本铭

**祸 起 宫 墙**

---

作者：〔苏〕米·索科洛夫

译者：刘引梅（上册）

郭一民（下册）

---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印刷经销：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印张：850×1168毫米32开本 34.375印张 882千字

出版日期：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7-5012-0313-x/I·42

---

定价：15.00元（上、下册）

## 本书主要人物表

老奥尔洛夫——俄军上校，日俄战争英雄

米哈伊尔·奥尔洛夫——老奥尔洛夫的长子，大学生，布尔什维克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老奥尔洛夫的次子，俄军炮兵大尉

瓦西里·奥尔洛夫——老奥尔洛夫的三子，神甫

阿列克谢·奥尔洛夫——老奥尔洛夫的四子

娜杰日达——护士，亚历山大之妻

玛丽亚——苏霍姆利诺夫的内侄女，亚历山大的情人

薇罗奇卡——阿列克谢之妻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俄军统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

萨宗诺夫——俄国外交大臣

苏霍姆利诺夫——俄国陆军大臣

罗江科——俄国国家杜马主席

维鲁博娃——沙皇的皇后的女侍从官

亚努什克维奇——俄军统帅部的参谋长

日林斯基——俄国西北方面军总司令

连宁坎普夫——俄国第一集团军司令

萨姆索诺夫——俄国第二集团军司令

阿尔塔莫诺夫——俄军第一军团长

谢德曼——俄军第二军团长

布拉戈维申斯基——俄军第六军团长

克雷莫夫——俄军宪兵上校

克雷洛夫——俄国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的秘书，德国间谍  
贝特曼——德国首相  
小毛奇——德军总参谋长  
兴登堡——德军第八集团军司令  
埃里希·鲁登道夫——德军第八集团军参谋长  
霞飞——法军统帅  
帕列奥洛格——法驻俄大使  
彭加勒——法国外交部长，总理  
基奇纳勋爵——英陆军大臣  
丘吉尔——英海军大臣  
弗伦奇——英在法国的远征军总司令  
布坎南——英驻俄国的大使  
诺克斯——英国少校，盟军驻俄国的代表  
弗朗茨·约瑟夫——奥地利皇帝  
尼古拉二世——俄国皇帝  
威廉二世——德国皇帝

# 第一部



## 第一章

很久没有见过在这个季节忽然飞来这样多的白嘴鸦。在春潮泛滥期间被水淹过的镇外森林里，在淡淡的紫灰色的乌荆子丛中，仍然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不毛之地。积雪在暖洋洋的阳光下哀怨地融化了，而在草原的洼地里，被风刮得满是窟窿并且积着一层尘土的肮脏的大雪堆，依然躲藏在老橡树和叶榆树下，它们顺着含有丰富树脂的黑土伸展开来的多结节的树根，则裸露在严寒之中。新春潮刚刚尽情地在小河中嬉戏一阵之后，河两岸被严寒剥去绿衣的古柳，便开始梳妆打扮起来，在悲伤地低垂着的长长的枝条上，碧绿的茱萸花序争相开放。红柳也被淡红色的毛绒绒的花蕾装点一新。雪花树的叶子湛蓝湛蓝的，好象一双双碧空似的眼睛，它们动情而兴奋地窥视和欣赏着红柳的花蕾，百看不厌。白嘴鸦已开始庄严地赞美新春的到来，在镇里的杨树和柳树上欢乐地高声聒噪。它们在那些被冬天的暴风雪刮得乱蓬蓬的密密麻麻的旧巢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窝巢，一旦找到后，便象云片似的从空中纷纷落在树枝上。

于是，它们互相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绒毛和羽毛如同黑色的雪片一样四处纷飞，周围掀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喧闹声，简直使人都要把耳朵塞起来。

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这么多白嘴鸦，以致连天空都变得狭窄起来，使人不易分辨哪些是在最寒冷的季节都不曾离开过自己旧巢的本地的白嘴鸦，哪些是刚刚从温带飞来的占领了别的鸟儿窝

巢的外地白嘴鸦。那些毫不客气地落满了树梢，压弯了树枝，不仅不理睬一冬天掉光羽毛和饿瘦身子的自己的同类，甚至不理睬整个世界，而且还高傲地同邻居对骂，它们那好象擦了一层油似的光身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看来，这些是从外地飞来的白嘴鸦，它们还没有领教过当地白嘴鸦的厉害。而那些善于持家的白嘴鸦在自己的千疮百孔的巢穴里从容地忙碌着，用由于一冬天的繁忙而脱了一层皮的嘴叼着干树枝、或者从杨树上剥下来的槽树皮，或者被旱风吹干的青草。它们则是不爱出门的本地的白嘴鸦，它们对外来客人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漠不关心，反正树有的是，想怎样安家就怎样安家好了，它们要给那些外来的家伙一点颜色看，以便它们不要嫉妒别人的住处。

这时，寒鸦在树上温柔而悦耳地互相呼应着，这里没有斗殴，没有刺耳的喧闹声。白嘴鸦的争斗没有引起寒鸦的兴趣。它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如何把哥萨克人院落里晾在篱笆和绳子上的旧被子的棉絮和破布头叼走；或者把刚刚塞进大划船里，但还没有被树脂浸透的碎麻叼出来；要么是如何把年迈的老爷爷放在土台上晾晒而忘了收回去的旧羊皮袄上的毛叼走。它们弄到这些天赐之物以后，便带回自己的巢里，把它铺设得象宫殿一样。

这就是寒鸦：吵闹少，做事多，精打细算的持家本领大。

亚历山大这时从彼得堡回家过圣诞节，还打算去看望哥萨克炮兵长官戈利科夫将军，打听一下他那里有没有空缺，以便炮兵学校毕业后到那里去任职，因为他所在的炮校没有收到要求向新切尔卡斯科分配年轻军官的通知。然而，戈利科夫将军因为筹备春季训练的工作，已经到佩尔西阿诺夫卡去好几天了。

于是，亚历山大决定探望故乡——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别谢尔格涅夫镇。当时，奥尔洛夫全家都住在这里，而现在只有小弟弟阿列克谢同他的妻子薇罗奇卡，还有爷爷住在这里。大弟弟瓦西里在自己所在的教堂里做完通宵安魂祈祷之后，自愿来乡下住些日子，哥哥米哈伊尔随后也来了，还有童年时代的朋友安

德烈·利斯托夫也来凑兴。大家围坐在爷爷丰盛的餐桌前，大吃了一顿，又玩了一会投彩蛋游戏。之后，他们来到了年轻时代所喜欢的地方——山洞。

亚历山大坐在岸边一株白色树干的老杨树下一根被春汛从别处冲来的朽木上，望着混浊的河水、象蜡烛一样发黄的干草和被寒霜染白的芦苇。它们在河面上漂浮着，旋转着，仿佛兴高彩烈地跳着圆圈舞，最后安然无恙地停留在浮冰上。亚历山大不禁浮想联翩，眼前重现出当年的一幕幕情景……

不，那不是干草和芦苇，是别的什么东西，当时就是因为它才差点儿使薇罗奇卡心肌梗塞：他好象看见自己在现在这条平静的小河上几乎掉冰窟里去。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他背着枪，带着猎犬沃尔乔克在丘陵上漫步，望着在化了雪的地方的一群沙鸡。他蓦地看见下流河面上有一只狐狸。看来，这只赤狐一点也不慌忙，它把火光色尾巴蓬松开来，踩着布满积雪的冰层，轻快地走着，好象在林荫道上散步那样悠然自得，也不看看周围有什么动静，似乎一心在想着什么心事，根本没去注意会不会有猎人在丘陵上游逛，因为不管什么枪弹从丘陵上都打不到它身上。

亚历山大本来没有想开枪，但猎犬沃尔乔克看见赤狐，便急忙奔过去，在雪堆里翻滚着，象皮球似地从峭壁上滚了下去，扑向这只使它动心的猎物。亚历山大也猛地向下冲去，跑到河边，一个箭步跳到被积雪覆盖着的冰层上面……

他不知道雪堆下面的冰块已经裂开，并且下沉和离开了河岸。因此，他陷进了冰窟窿。只要再过一会儿，河水就要把他吞没了，但他张开双臂，撑在冰块上，然后小心地把枪架在冰块的裂缝上，好象架起一座独木桥似的，将身子靠在枪杆上。然而，他的两腿却悬在水中，凶猛的流水开始冲击他，竭力要把他拖到冰块下面。

亚历山大和朋友们曾经不止一次在这个地方洗澡、跳水，并且几乎钻到过水底。他知道，只要稍不留神，转瞬间，水流就会

把他吞噬掉。他开玩笑地对小河说：

“你无缘无故地把我引诱到你那魔鬼般的怀抱里，是办不到的。瞧，我马上就会找到支撑点，然后我们就夏天再见吧。”

他用双脚在水中寻呀找呀，试探着水底下的硬地——峭岸，当他终于触摸到并用钉着铁掌的鞋后跟支撑住的时候，便冷笑着说：

“嘿，这不就行了。”

但小河并不认输，继续把他往深处拖，不让他的双脚有机会牢牢蹬住粘土质的峭岸，而是把他脚下坚硬的土质冲走，使他的双脚失去支撑点。于是，亚历山大也没有心绪开玩笑。

死神考验了他多长时间，这就很难说了。不过，他已经感觉不到流水了，尽管水已经没到他的胸部。他也不觉得害怕，只顾朝岸边使劲，竭力不使自己滑到冰块下面。他用高筒靴的铁掌撑住硬地，向后退了一小步。

这时传来一只喜鹊急促而惊慌的叫声。喜鹊落在河对岸的一根细细的藤条上，用黑色的尾巴保持着自己身子的平衡，不安地把头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它拼命地大声叫喊，仿佛是在求援。

亚历山大微笑着说：

“快嘴鹊，别害怕，我不会淹死的。”

这时，他听到头顶上白嘴鸦惊慌的叫声，他抬起眼睛，看见一大群白嘴鸦在河面上空盘旋。它们一会儿低飞，几乎触到了树梢，一会儿又冲向高空，在那里向别的鸟儿报告着什么消息。

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于是，白嘴鸦倏地飞向高空，而喜鹊则消失在蒙着一层薄霜的柳树林里。这时，那只赤狐好象子弹似的几乎从奥尔洛夫面前向刚才来的方向奔窜，沃尔乔克在后面紧追不舍。

“沃尔乔克，你这个大傻瓜，你还是把赤狐赶到我这儿来了。可是，晚了，老兄！”亚历山大在后面对狗说。

他用枪撑住冰块，奋力往上一跃，身子向后仰了一下，就坐到一堆积雪上，好象是坐在一床羽毛褥子上一样。然后，他脱下靴子，倒出里面的积水，解下缠脚布，当他想重新穿上靴子的时候，双脚却不听使唤了：零下二十度的严寒立刻显示出了自己的威力。

正在这时，亚历山大童年的朋友安德烈·利斯托夫恰好从红柳丛中钻出来。他刚刚从顿河综合技术学院毕业，这次是从他服役的地方哈尔科夫回来探亲的。

“原来你在这儿呀，好朋友，”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后说道，“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沃尔乔克去追狐狸，也就是说，你应该跟在它后边，于是我开一枪，让狐狸朝你这边跑，可你却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洗上澡了。真是好样的。你何苦干这种事呢？”

“冰块离开了河岸，而雪堆覆盖了裂缝，”亚历山大沮丧地说，一面使劲地设法穿上靴子，然而，双脚冻僵了，怎么也穿不上。

“冰块早就离开河岸了，这一点，任何一个猎人都非常清楚，”安德烈·利斯托夫一边说，一边从自己身上脱下短皮大衣和毡靴，“喏，赶快穿上吧。让我来试试穿你的军官靴。”亚历山大还没有来得及看一下，利斯托夫就已经把他的靴子穿在自己的脚上了。

这是三年前的事。当时亚历山大回家来度寒假，正赶上小弟弟阿列克谢和薇罗奇卡举行婚礼。薇罗奇卡是新切尔卡斯克的中学生，国民学校学监的女儿。亚历山大认识她，不止一次同她跳过舞。那时，他和武备中学的其他一些学生参加过女子中学的舞会，但后来，因为忙于毕业前的考试和别的事情，再没有时间去跳舞了。他在武备中学毕业后，父亲请求哥萨克军长官萨姆索诺夫将军（父亲曾同他在日俄战争中一起打过仗）把亚历山大派到彼得堡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继续深造。

萨姆索诺夫到过武备中学，对亚历山大有了解，所以便给

总参谋长日林斯基写了一封信。尚在满洲军队供职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很熟悉，萨姆索诺夫先是在他手下担任旅长，后来升任外贝加尔的一个骑兵师师长。不久，亚历山大便告别了新切尔卡斯克，启程前往彼得堡发奋攻读。

阿列克谢当时从佩尔西阿诺夫卡农业学校毕业，甚至还不认识薇罗奇卡，可是现在他们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薇罗奇卡几乎成了整个奥尔洛夫家族的首领，因为连性情不那么温和的爷爷都对她的疼爱备至，百依百顺，薇罗奇卡也以同样的感情来报答奥尔洛夫全家。

所以，当亚历山大在安德烈·利斯托夫的帮助下走到镇边时，她简直被他吓坏了，决定立刻把他送到新切尔卡斯克。爷爷说：

“淘气鬼，该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再玩枪了。”但薇罗奇卡却用马车把他带到亲人那里。天啊，她可真是样样都替他做到了——一边给他按摩，擦药酒，支派大家去请医生，抓药，一边不停地说：

“没关系，萨沙，亲爱的，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再打几只喜鹊和沙鸡。”

“薇罗奇卡，为什么要打喜鹊呢？”亚历山大问，“要知道，喜鹊是森林里的重要的哨兵，如果发现什么险情，它们会向所有的人发出报警信号。”

“好吧，那你就打几只沙鸡吧，不过，爷爷会骂的。”

无巧不成书。正当这时候，薇罗奇卡中学时代的女友、现在的彼得堡高等医学院专修班学生娜杰日达·博伊尼科娃来做客，她是回新切尔卡斯克度假的。

薇罗奇卡突如其来地对她说：

“你要想嫁人，先得治好这个不幸的猎人和未来的将军。我可实在无能为力了。”

医学院的女生都是一些勇敢泼辣的姑娘。所以，娜杰日达好

象开玩笑那样随随便便地说：

“如果这个倒霉的猎人不得格鲁布性肺炎，并且提出求婚的话，我就嫁给他。不过我可是一个很贵重的新娘，想要同我结婚的军官，必须交付2500卢布的结婚保证金才行。”

亚历山大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开玩笑地说：

“我同意了，我的朋友们。我一毕业，就一定来求婚。至于结婚保证金的钱，我会搞到的，要么一点儿也不给。”

娜杰日达以职业医生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给他仔细听诊、叩诊，最后说道：

“最令人担心的事已经过去了。肺尖可能有些异常，但也不一定。怎么样，未来的将军，请您准备向我求婚吧。”她开玩笑地说，但她却用自己那双顽皮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审视着他，仿佛想说：“怎么啦？我大概要嫁给这样的人了。”

有一次，亚历山大在中学生舞会上和她跳过舞，因而同她认识。不过当时她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那时她是一个留着童式刘海发的又矮又瘦、其貌不扬的小姑娘，但她活泼顽皮得可怕。别跟这种人结婚，她们自己会给自己找到主儿的。然而，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起着作用。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体态匀称、亭亭玉立、梳着又粗又长的发辫、有一双娇嫩而纤细的象是音乐家之手的姑娘。而且看来，她还是一个严肃而有自知之明的人，一个有趣而且配得上任何一个正派小伙子的姑娘。但亚历山大至少没有把自己算在这些小伙子之中，因为他想在中学毕业以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准备上军事学院。所以，在占人类一半的漂亮的异性中，他根本没有留心过任何一个人。

因此，亚历山大很快就忘记了自己对娜杰日达随口说过的话。可是，当他恢复健康以后，准备去学校时，薇罗奇卡提醒他说：

“萨沙，你没有忘记你对娜佳所说的话吧？照我看，她把你的话当真了。”

“忘了，说真的，我完全忘了。我想说一句，那天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玩笑而已。娜杰日达不会把它当真的。”

“可是你是未来的军官，你不能随随便便谈论这样的事情。”

“那是你逼我这么说的呀，亲爱的，你就抱怨自己吧。请允许我向你声明：我不打算结婚。至少目前在上学期间不打算结婚。等我学校毕业，到团里供职以后再说吧。”奥洛夫坚决而果断地说。

薇罗奇卡了解他那严厉而刚强的性格，但这并不妨碍她说：

“没关系，时候一到你会结婚的。不过，你是躲不开娜杰日达的。如果不娶她，我们还会给你选个别的姑娘。让我来选，你不会反对吧？”

亚历山大稍微觉得有点高兴，温和地说：

“薇罗奇卡，我最好的好人，为了结婚，就要大致象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应当首先发现和爱上一个人。你本来并不认识我的弟弟阿列克谢，但你对他一见钟情，就嫁给了他，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嘛，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倒是非常了解阿廖沙，可他过了好长时间才了解我……总之，这是你的事。你要记住：娜杰日达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子，如果她决意要你当她的未婚夫，那她就一定会成功。”她用自己那双总是含笑的、炯炯发亮的眼睛顽皮地看了他一眼，仿佛说：“等你将来担任军职和什么工作再看看吧……”

几天之后，亚历山大到了彼得堡，专心致志地学习军事科学。课程繁多，从炮兵学直到军粮供给，真是应有尽有。任教的是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亚努什克维奇将军。但亚历山大·奥洛夫对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他甚至躺在象铁一样硬的床板上还在低声温习功课。因为规定晚上九点半钟必须就寝，所以他不可

能再有多余的时间读书。

睡在他旁边一张床上的同连队的同学马克西姆·斯维什尼科夫每天晚上都小声抱怨说：

“看在上帝的面，你就睡吧，反正你也当不了将军。”

就这样，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懂得了许多军事上的深奥道理，竟然没有觉察到，光阴飞也似的又过去了一年。当他终于修完全部课程，并且通过了毕业考试的时候，有一次，上级派他去参加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的女生跳舞晚会。这是命令，他必须执行，而在那里又遇到了娜杰日达。

“是娜佳吗？”他不知为什么那样高兴而相当亲切地问道。

“您是民众医学专科的学生，怎么到这个贵族女子学校来了呢？”

“是我的女朋友邀请我来的。她说你们这些年轻军官要来，所以我也来了。”娜杰日达亲切地微笑了一下，回答说。她把穿着白色连衣裙（这种连衣裙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的学生中是不常见的）的女友叫过来，介绍给亚历山大说：“请认识一下吧：这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这是玛丽亚，男爵夫人的女儿和……”

玛丽亚温和地打断她的话，说道：

“娜杰日达，要知道你现在不是在我们的女学监的办公室里，”她好奇地瞥了亚历山大一眼，把一只带着露出手指的白手套的手——这双手套也不符合校规——伸给他，轻声细语地说道：“亚历山大，您就叫我玛丽亚吧。”

亚历山大把自己漂亮的靴子的后跟一碰，吻了吻她那从手套里露出来的绯红色的手指，同时闻到一股淡淡的馨香。“她是名门闺秀。真妙，我们这些粗人当中谁能够同她跳舞呢？更确切点说，她将同谁跳舞？我要不要请她跳舞呢？”他心里想着，并且也打算这样做。但娜杰日达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她说：

“亚历山大，您不是想邀请我跳华尔兹舞吗？”

玛丽亚把这一切也看得明明白白，她宽容地微微一笑，仿佛说：“娜坚卡，亲爱的，你当真就对他钟情到了极点吗？”但玛丽亚不便这样问，于是她俨然象舞会的女主持人一样，宽宏大度地高声说道：

“你们跳吧，我要休息一会儿。我忙了半天，现在累了。”她转向奥尔洛夫说：“亚历山大，要知道，我们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地请你们来跳舞的。有些人要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同那些漂亮的军官，特别是大学生接触。妇女解放在我们这里还差得远呢。”她用冷淡的目光斜视了娜杰日达一眼，讽刺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她举止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十分开通，好象是一个被男学生宠坏了的女生，而不是一个由最有名和最严格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女生。在这所学校里，不仅一些异端邪说和妇女解放的思想不能渗透进来，就是连外人的一个手指头也都插不进来。然而，亚历山大对她却有自己的看法：“别看她表面逞强，一回到家里，她就会乖乖地同她父亲选择的任何一个名门望族的浪荡公子结婚。”但是，他当然不能这么说出来，而是向玛丽亚点了点头，表示感谢，然后，他邀请娜杰日达走进跳舞的人群中。

玛丽亚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目送着他们，并观看亚历山大怎样跳华尔兹舞。他温文尔雅，体态匀称潇洒。玛丽亚做了一个手势，招呼斯维什尼科夫过来。当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里被大家看作是自己人的斯维什尼科夫走近时，她问道：

“马克西姆，你们的奥尔洛夫是一个怎样的人？请您给我说说吧。”

亚历山大同娜杰日达翩翩起舞，他用右手搂住她的腰肢，左手握住她那只坚实而充满青春活力的手，心里暗自思忖：说真的，他该结婚了。娜杰日达已经急得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等着他来求婚。亚历山大又想：“薇拉，薇拉，亲爱的，你说得对，你真有先见之明。看来，我确实要把自己的生活同娜杰日达安排